

挂魄沁心

吴洪彪

故乡大车老宅院内墙角那株丹桂,已十九年了。它的枝干,至今仍纤细末盈一握,仿佛一个清瘦书生。然而,它的香气,却早已不是这小小院落能关得住的了。每当花期,那香便如无形的、清冽的泉流,无声地漫过矮墙,溢满屋宇,乃至将整座茅庐都托举了起来,浮在一片清芬的梦里。

我每次回去,常对它默然伫立。看久了,便不觉得是一株花树,倒像是一位从空谷中悄然来访的隐者,布衣素履,风神萧散。他眉宇间没有半分尘世的焦虑,只怀揣着一块温润的翡翠,不示于人,其光华却化作这满庭的幽香,丝丝缕缕,要将人间的燥热与疲惫,都化成一片清凉。

暑气尽而秋风凉,当百花的芳华与千山的翠色尽染,并一同凋谢、退场时,天地间显得格外疏阔,甚至有些寂寥时,这丹桂的戏,才真正开始。它将整整一个春天的滋养,一个夏天的沉默,都紧紧地收敛起来,凝成叶腋间那些粟米大小的、橙黄色的苞。那是一种极沉静的、内敛的繁华。它对着中天的皓月,才肯徐徐地打开花瓣;依着院角的幽岩,方愿微微地展露娇容。它从不与白日里的喧嚣争锋,只在这清寂的凉夜中,将蕴藏了一年的馨香,悄然释放。

细看那些小花,真是造物的奇迹。橙黄的花瓣微微地聚拢,像初出炉的、尚未沾染霜华的铁器,有一种浑然的、并不刺眼的光芒;中间簇拥着的,是细碎如尘的淡黄色蕊与花瓣相映衬;又像是一把被仙人无意间散落的碎玉明珠,不惹尘埃,却在幽暗处,自顾自地闪着一点金黄质的亮光。它的颜色,自然不敢与春日的蛇紫嫣红争胜,但在这片秋的色彩背景上,却比天边任何一晚晚霞都要更明艳,更要灼目。它的香气,也绝不混杂于任何花潮之中,你只能品,像品一盅刚泡的佳茗,初闻不觉,再嗅入魂,那韵味是远超寻常的。

尤其是在那样的夜晚:乡村田畴饱满的稻穗垂着头,疏朗的星星代替了人间的烛火,月光像一袭清凉的纱,静静地铺洒下来。那香气便仿佛有了质感,有了重量,沉甸甸地,几乎要从枝头满溢出来。恍惚间,眼前的景象都虚化了,好似看见传说中的赤城仙山拔地而起,有仙人乘着一道虹霓御风而来,而他每一次悠长的呼吸,便让这万里的天地,都化作澄澈无瑕的碧玉。

若有负重致远的顺风快递,或是拼搏打工的霜夜归人,偶然从我家这茅庐前经过,被这一缕幽香绊住了脚步,他定会不由自主地驻足,仰头去寻。那香气,便如一脉清溪,直透灵台,能将五脏六腑都浣洗一遍,连魂魄里的尘埃,仿佛也被这无形的流水冲刷干净了。初闻时,像是上古的《韶》乐缓缓而起,钟磬之声悠扬地牵引着,周遭一切的市声、杂响,都渐渐地淡去,终至不闻。再嗅时,又似《易经》中那充满生命元气的震卦,一股刚健中正之气,不知从何处悄然归来,潜入四肢百骸,于是满腔的抑郁、邪祟的念头,便自行冰消瓦解了。

这香,竟是一味良药。它令暴躁的心重归安宁,仿佛能给病弱之人以气力,给疲惫之魂以慰藉。它从不以浓烈冲撞你的鼻观,只以那悠远不绝的韵味,来摄住你的心魂;它也不以艳色取悦你的眼目,只以那一抹沉静的橙黄,直直地沁入你的肝肠。因此,在三更夜气最沉、心火最易灼烧之时,它能将那无名的焦灼,化作一朵静静绽放的青莲。只在一念生起之间,这清芬便已乘着微风,传遍了天地四方。纵使世上有千斛的龙涎、万般的麝香,又怎能与这源自本心的芬芳并肩?纵使有万炬檀沉燃起的烟火,又怎配与它这内蕴的光芒同耀?

待到寒露凝阶、草虫唧唧,月影西斜,阒除惊寒的深秋,屋内的灯光愈发柔和,昨夜의残酒尚有余温。再看院中那一树丹桂,在迷离的夜色里,竟有了不同的风骨。它时而像一位持烛的老僧,静静地立在那里,以其智慧映照大千,却不见丝毫光影的执着;时而又像一位佩剑的游侠,袖中藏着青萍宝剑,锋芒尽敛,只余下一身萧萧的落拓与孤傲。那一缕香气,挟着地牵动着沉沉的夜色,耿耿然,像是要直接连接到天上的银河里去;那几点斑驳的花色,伶仃地穿过清冷的晚风,萧萧然,仿佛是凝结后又坠落的黄色冰晶。

在这样的时刻,你才会恍然所悟。那关于“色”与“空”的玄理,那关于“生”与“灭”的缘故,仿佛都藏在这一开一谢的细微动静里了。这一株花的枯荣,何尝不隐喻着生老病死、四季轮回的自然法则?我忽然觉得,这香气,或许并非我们寻常所理解的香,它是天道的流转,是自然的呼吸;这颜色,也并非我们肉眼所见的色,它是某种永恒之物的短暂显形;这橙黄,并非颜料调色盘上的黄,也非世俗所重的黄金,它是在迷途中指引方向的、不灭的明灯。这香气,足以化去秦汉戈戟的暴戾锋芒,能击碎魏晋奢纓的虚浮华彩;它能洗净文章词赋里的矫饰与污浊,也能延续往圣先贤那不绝如缕的精神光辉。你说它小,它确乎只是沧海一粟;你说它大,它的精神却能弥漫整个沧海;你说它近,它就在你的眉睫之前,呼吸之间;你说它远,它却能瞬间抵达天涯海角,与夕阳相连。正因它在沉静的橙黄中,孕育了整个秋天的神髓,在无形的馨香里,蕴藏着不灭的灵魄,它才能以这一点一滴末的生机,包容森罗万象,以这几粒细小的果实,感化大千众生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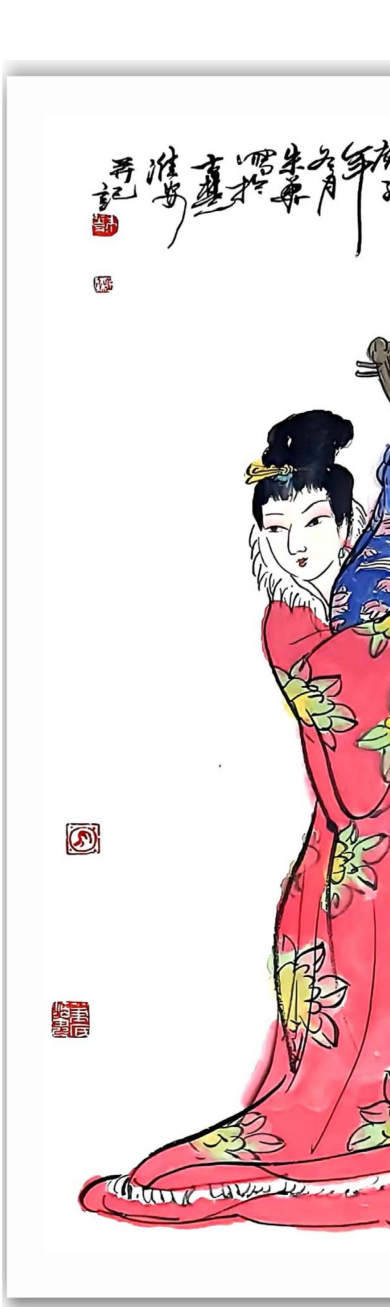
可叹啊!想那春日里争奇斗艳的百花,曾几何时,已在繁华路旁化作了尘泥;那夏日中辉煌耀水面的荷花,转瞬之间,也于碧波之畔只剩得枯枝。唯有这丹桂,偏偏在百草凋零之后,才从容地开花;又在万木复苏之前,便悄然地迎春。它从不因为无人经过、无人赏识,就收敛自己的芬芳;也不因疾病的侵袭、岁晚的萧条,而消散自己的精神。它的香气,何曾需要依托那高台园林的富贵气象?它的姿色,又何曾依赖过画栋雕梁的华美背景?只需一捧瘦瘠的土,半间风雨能侵的破屋,它便能安然立命,自在生根。

我于是取来一壶冰凉的井水,权当作清酒;拾起几片飘落的花瓣,聊以泡一盞茶。倚着它纤细而坚韧的枝干,轻声地吟咏;对着清晨枝叶上凝结的霜华,深深地自省。只觉得此生所经历的一切尘世劫波,都仿佛随着这香气,脱离了沉重的躯壳,向上升华而去;所领悟的这人生百年,如同白驹过隙,也正如此眼前的桂色,终究会褪去斑斓的幻影。我愿将自身化作千缕无形的清风,缓缓地、珍重地穿过那橙黄的花瓣;我愿将魂魄散作万道澄澈的月光,静静地、无言地洒落在这桂树的疏影之下。若真能如此,或许这世间的燥热心烦,便能即刻消散;这尘海中无边的漂泊与疲惫,也能在这一夜,获得片刻的停歇。

迷迷惘惘,恍惚听得风送歌声;桂色如丹,桂香清冽。以我寸心,感子一树。花在枝头,更在君家。待到色空香灭时,秋月正斜,万里无眠。

我的三叔父侯锦富，是上世纪七十年代基层干部的普通一员。52年前那个雨雪交加春节，他关怀照料陌生醉汉的小事，一直萦绕在我的心房，历经半个多世纪而备感温暖。我深切地体会到这件小事中蕴含的大爱，因为它真实而生动地诠释了共产党人植根心底、融入血脉的为民情怀。

1973年正月初三，年味尚浓，却寒意刺骨。时任淮安县车桥人民公社党委书记的三叔父，为筹备正月初六的公社三级干部大会，让刚高中毕业的我用自行车送他返回公社。彼时雨雪初歇，乡间土路泥泞难行，我老家复兴，却只能绕道石塘前往车桥。我先扛车5华里到苏北灌溉总渠，沿着灌溉总渠的沙石路西行40多里，再转道老淮流路骑行30多里，一路“车骑人”“人骑车”的交替骑行，早已累得气喘吁吁，汗流浹背。



三叔父的为民情怀

侯红兵

天色渐暗，雪花又飘，骑行到车桥公社三河大队境内时，三叔父突然大喊：“快停车，有人跌倒！”只见一名喝了年酒的醉汉，重重地摔倒在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涧河沟坂上，浑身颤抖、神志不清。三叔父快步上前，蹲下身子轻声询问姓名、住址，醉汉却毫无回应。怕他“酒后受寒”，三叔父当即脱下自己的外套，轻轻盖在醉汉身上。

那时的我又寒又冷，又饥又饿，只盼着早点脱身，尽快启程。三叔父似乎看穿我的心思，语气坚定却温和地说：“再累也不能走，得等有人来交接好才能离开。”听了这一席话，我的“饥寒交迫”感顿时荡然无存。就这样，我们在雨雪中守护了两个多小时，直到巧遇

一位醉汉同村的路人。三叔父反复叮嘱路人，一定等醉汉酒醒后，将他安全护送到家。在得到肯定答复后，我们这才摸着浓浓的夜色，顶着绵绵的雨雪继续赶路。

抵达公社大院时，已是晚上九点，古色古香的小楼里，会议室的摆钟声浑厚而清晰。年过半百、常年受胃肠疾病困扰的三叔父，顾不上吃饭歇脚，径直走进办公室，用老式电话联系醉汉所在大队的书记，详细说明情况，反复强调务必确认醉汉是否平安到家。当电话那头传来“人已安全休息”的回复时，守候了一个多小时的三叔父，紧锁的眉头才慢慢舒展开来。

次日清晨七点半，三叔父又一次

秋 意 浓

李从巍

赠。

范仲淹笔下秋深时绚丽的秋景最是销魂，“碧云天，黄叶地，秋色连波，波上寒烟翠。山映斜阳天接水，芳草无情，更在斜阳外。”站在秋山上细品范老笔下的秋——视野开阔，碧蓝的天空，秋色与秋波相连，朦胧的寒烟与蓝天、绿波相映，烟被染成翠绿的了。芳草偏在夕阳外铺展着最后的绿，昂着头无限感叹地说：这秋的天地多辽阔啊！

秋风最懂人心，微凉又深情。勤快的农妇弯着腰在水池边洗菜。把洗干净的菜串在晾衣绳上，秋风温柔地吹呀吹，半干的萝卜条泛着牙白，陶瓮边堆着“核桃纹”白菜。“得赶在霜杀前腌透，冬天才有脆生生的菜梆子啃。”她们嘴里叨着，脸上浮起浅浅的笑容。晾干的菜入了坛，压上青石，封了泥。缸沿渐渐渗出盐香，像秋风的余韵，悄悄渗进时光的缝隙里。

秋天的黄昏格外动人，邻居老韩家的儿媳妇“叶儿”，穿着印着白色小花的棉布长裙，脚上穿着棉布鞋，挺着一个骄傲的大肚子在大院儿里来回走动。满脸的幸福，她的脸粉红而透亮，用手轻轻抚摸着大肚子，咯咯笑着，像只快乐的

摇通大队电话，直到确认醉汉已如常料理家务，才放心去推进三千会的筹备工作。

面对陌生醉汉，三叔父没有“多一事不如少一事”，而是俯身为其披衣、冒着雨雪守护，用两个多小时的耐心等待，践行“生命至上”的承诺；这小事饱含着“负责到底”的担当，从路遇救助到两次电话追问，从委托路人到联系大队干部，他用完整的责任闭环，把为民服务做到了实处；这小事彰显出“枝叶关情”的本色，在交通闭塞、通讯落后的年代，为一名普通群众如此劳心费神，只因在他心里，“群众的事没有小事”，夙夜为民，从不分“分内分外”。

回忆当年情景，记述这件小事，既是缅怀亲人，更想致敬那些把为民情怀融入日常、落在细处的共产党人——他们的精神风范，永远值得我们传承与弘扬。

母鸡。“你想要男孩儿还是女孩儿啊？”妈问道。“我想要个儿子。将来再给他生个妹妹。哥哥可以照顾妹妹。”叶儿高兴地笑着说。“你觉得肚里是男孩儿还是女孩儿呀？”妈正用乌黑明亮的小眼睛盯着她肚子，笑着追问。

“我也不知道！”她的眼珠儿像美丽撩人的萤火虫，带着母爱的温度。怀孕的女性最美丽。“快生了吧，给宝宝取名字了吗？”妈又问。“早想好了，无论男孩女孩都叫韩露！”妈咯咯直笑：“这名字好听。”

妈的眼神飘向远处。黑八哥坐在电线上，白鸽子站在篱笆上。一阵小旋风，裹着枯叶和尘土在空旷的公路上打着圈过去了。妈眼里写满了思念，藏在泪珠里。她想起了远方的儿女，在秋风中，她的心太落寞。一卷秋风，一滴泪凉。妈闭上眼睛喃喃低语：“……出门寒冷，记得添衣……”这份独一无二母爱定格在秋的绚丽里。

秋深人不寒，最美的都藏在眼睛里，心里。人间最美是清秋，高天云淡素风柔。

开，如一团炽烈的火焰，辉映着这条大河饱经风霜的脸庞，传颂着数千年来无数华夏儿女勇毅前行的坚韧，那一个个跃动的音符

如湍急的河水从心底倾泻而下，与她的历史荣光强烈共鸣；“五星红旗迎风飘扬，胜利歌声多么响亮……”

穿过了造型独特的黄河玻璃大桥“如意门”，金色的阳光在河面投下变幻的光影，似一幅水天一色、浪漫雄奇的写意画。筏工一时情绪高涨，亮开了嗓子，为我们唱起高亢悠扬黄河号子。或许是受到他的感染，周围筏工号子声也次第响了起来，一场黄河赛歌会拉开了帷幕，我们情不自禁地用双手为他打着节拍。

“从小喝着黄河水儿，养足了精气神儿，哎嗨多哩事儿……”

声音朴素的词句，独特的韵律、粗犷的声调，饱含着黄河儿女对母亲河的深情与自豪，听得我们心头滚烫。如脱缰野马般的黄河水被号子声驯服了，逐渐收敛起了先前的狂野与躁动。疲倦了的筏子恹恹欲睡，缓缓向前。我们小心地掏出包里的手机，一阵狂拍，渴望将这激情澎湃的时刻、这壮丽的画卷，悉数定格为美好的永恒记忆。

“咔咔”的快门声此起彼伏，不知不觉间，筏子已到了终点。

我依依不舍地下了筏子，回首望去，那抹橘红仍在河面上如星火闪烁。它以泅渡工具从尘封记忆里走来，重获新生，数千年来屡遭水患之痛的先民们谁能想得到！它在抵抗侵略、争取民族独立解放的昨天，高歌“风在吼，马在叫，黄河在咆哮”，承载着民族的坚韧与力量，又有谁会忘记！它不是简单的救生衣，而是黄河母亲澎湃的心脏，搏动着千年的厚重与今朝的欢畅，从古到今，从贫瘠荒芜到繁荣富强，如奔腾不息的黄河水，在天地之间洋溢青春的气息。

想到这里，我目光不由自主地又一次投向水天之间那耀眼跃动的一抹橘红…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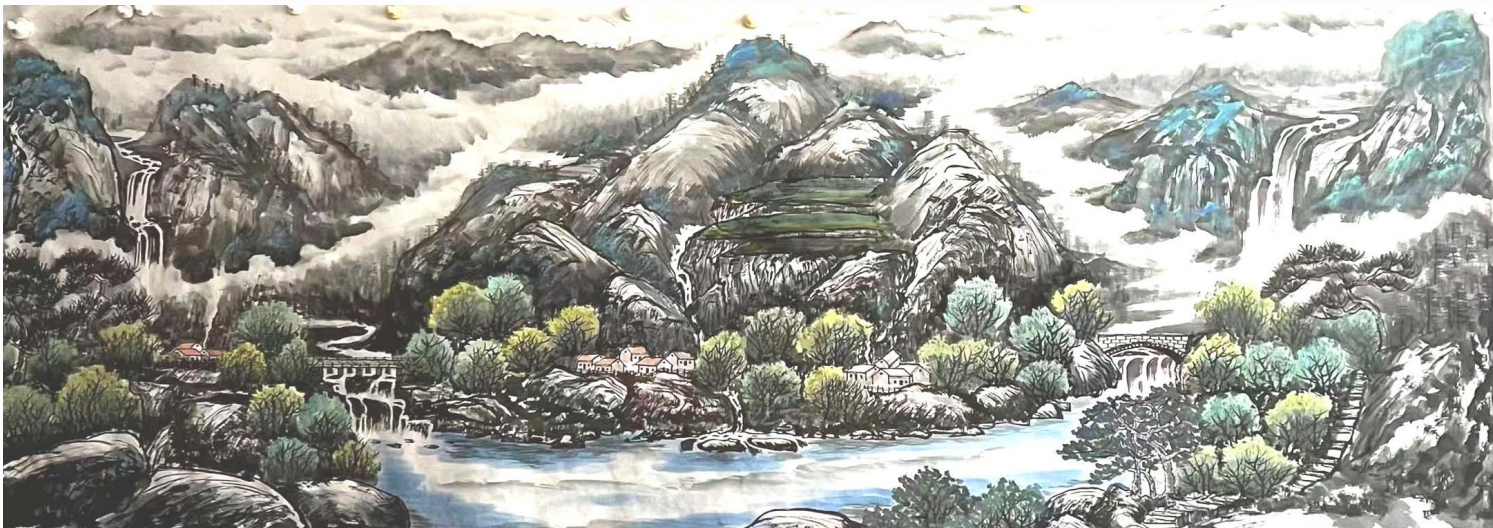
难忘黄河上那一抹橘红

孙 青

四十出头，憨厚壮实，古铜色的脸上镌刻着几道水波一样的皱纹，一笑起来，便如犁开的波浪舒展开。或许是因为长期的风吹日晒，与水共舞，他看上去似乎比实际年龄更大一些。

水浪冲击着堤岸，啪啪作响，好像是鼓掌欢迎我们远方的客人。筏工将筏子顶端紧贴着堤岸，用桨牢牢顶着它的尾部，努力不让它因水浪拍打而摇晃不定。在他引导下，我率先谨慎地踩上筏子，再小心地向后转身，背对着座位坐下，然后又慢慢左转，收紧双脚放到筏子桁条上。我爱人和北京的一对小夫妻也相继上了筏子。两个萍水相逢的家庭相互寒暄，因缘分结伴漂行。

筏子即将离岸，筏工向我们介绍说，羊皮筏子俗称“排子”，古代劳动人



溪山清韵 孙 华 作

鲜艳的五星红旗在风中猎猎展